



2014年8月17日 星期日

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叶凡

浙江晚报

藏书的世界

文/徐长顺

近看电视,台湾作家李敖的一个专访。李敖几百平方米的房里,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架,全然一个图书馆。每每著述写作,为节省时间,总是将书中有用的部分撕下来或剪下来。天长日久,他那数以万计的藏书便被撕得惨不忍睹。这种藏书风格,与那位视一本书比江山社稷还重的钱谦益相比,简直是潇洒到天上去了!书再宝贵,也只不过是人类进步的“阶梯”。为了进步,踩烂几级阶梯又有何妨?

我的一个朋友爱读书、爱买书、爱藏书,新房装修时专门按照书房墙壁的面积打造了一座宏伟的书架,用来摆上他十几年的藏书。

似乎所有的读书人都钟爱一个叫做书房的东西,这种东西承担着文化的过渡。李敖藏书不在藏,在于将那些藏书作为自己的等身著作。如此藏书,可否谓之“大藏若无”?

爱书人对书的感情,无法比拟。如果把爱书人的恋书情结特地编成了一套书,估计会多至NN本,破纪录。看姜德明与巴金的闲谈,语句平淡,行文朴素,私底下以为姜是个较理性之人。但对书,他却“为伊倾倒过、迷醉过、欢愉过、也曾为之懊悔过、担心过,甚至想一把火毁灭过,然而,终于还是旧缘未了,不能负心忘情。”在以前,是怎么也不能不肯理解这样的心情,现在,慢慢可以体会一些。书,只静静地等在那里,为你的目光和心灵一再触摸,达到书人合一的境界,那时,内心深处,纯净、安静,没了世俗纷扰,唯有豁达开朗。

再看姜德明所编的《孙犁书话》,更见“旧缘未了”之情:“一日读夏承碑跋语,连及此帖,早饭后寻觅不见,午饭后又寻觅不见,心遂不安,念及心脏有病乃止。午睡起,又至孤单,书橱已全部翻过,仍不见,颇为烦躁,后念及有一捆,只打开一端,未细检阅,又不至孤单,乃见到……”捧起了《汉娄寿碑》,孙犁才安稳宁定下来。

的确,每个人从孩提时代观察社会并有了求知欲望

时,便开始读书。是书,最早为我们打开一扇认识世界的广阔的窗,读书的境界也早就发展到近乎贪婪的程度了。从古至今,“人之学如渴饮河海,大饮则大盈,小饮则小盈”的道理,以及头悬梁锥刺股、凿壁偷光、囊萤映雪的精神,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。

据说,人如果能活百岁,除掉工作,睡眠这些时间外,一生最多只能读完3100本书。生命是个无常之数,这3100本书尚是一个难以达成的任务,那么大多数的藏书家自称藏书过千万,想来也只是一种虚荣心的炫耀,和一种闲来无事时的把玩之物罢了。

为读书而藏书、为学习而藏书、为寻求思想的净化和心灵的归属而藏书皆为上品。所藏之书不必奢求装帧豪华用以示人,但求实用即可,也不必计较个人品位高低落人口实,大可五味杂陈,雅俗兼具。谁说一本缙绅哀婉的《爱情诗选》会令文辞深奥、思辨精微的《谈艺录》黯然失色,谁又会说严肃平正的《资本论》会抗议与通俗悬念的《福尔摩斯探案》共悬一架呢?书籍从来不吹嘘自己的高深精妙,倒是我们总以他们标榜自己的博学多才。

俗话说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可惜自己虽然藏了不少诗书,可它们却大半不在我的腹中,散乱地遗落在书架上、书桌旁、墙角里、床头边。余光中先生曾总结过:“书是看不完的,尤其是自己的藏书。谁要能把自己的藏书读完,一定成为大学者。”书虽读不完,但读书藏书的心情却是永恒的,何况,自己早已深深感受到了“收藏便是静中的享受,闲里的纳福,可谓其乐无穷”的境界,因此告诫自己:一定要把藏书进行到底。



这个夏天,我掉了许多叶子

文/马温



好像现在不是夏天,树叶飘飘洒洒落了一地,这应当是晚秋或早冬的物象,却在我的夏天发生了。

我要说说这些叶子,它们是我喜欢的梧桐树叶,大气,长在树上时清晰明亮,变成落叶了,也将落地的过程交代得清清楚楚,让你看到它在空中盘旋,看到它在最后一秒的从容,还看到这片叶子在触地的刹那身上多出来的裂纹。要是换成柳树叶、银杏叶或松树的针形叶,这些叶子落地绵软无声,而梧桐叶不愿意这样,它们是有声的,是沙沙的,是细语。此时,这些大气的叶子正在我的心中往下掉。

它们旋转着,有时不免就碰到我,那时,我就感觉到疼痛,好像身体被冲撞,手臂被拉扯,脸划伤了,甚至还有被蔑视的感觉:它们根本不和我打招呼就往地上扑。叶子落了一层又一层,似乎要将我埋没。一棵真实的树哪里会有这么多叶子?我在我的内心四处寻找,我想找到这棵树,既然这场落叶堆积在我的心中,这棵树也应当长在我的体内,可是,奇怪,我找不到,虽然它一定是存在的。这很荒谬,难道我不是我身体的主人,难道我的内心还有我未知的秘密角落?在那个角落里除了有棵梧桐树,还会有什么?为什么我的内心要

对我有所隐瞒?

叶子一层层地掉下来,声势浩大,没完没了,这不能不让我恐慌。我的心中已经没有什么空间能够堆积它们。我要想出一个处理的办法来。用独轮手推车移走?可是,产于心中的落叶怎么搬运到体外去呢?我只能劝说,劝说这棵大树,好啦,让所有的落叶重新回到树上去吧,现在是夏天,你该长得枝繁叶茂。这是我和它的首次交流,我既能听到我的树叶声,它也应当能够听到我的劝说。交流显然是有用的,沙沙的细语没有了,我的心中一片沉寂。一场魔幻风格的落叶看来结束了。

落叶的结束,也意味着一场危机的化解。我该继续我的寻找了。我要找到这棵树。对于它的生长环境,我有自己的种种想象。这棵树不会长在泥土上,因为我是瘦弱的人,体内没有土壤堆积层,它的根只能扎在沙砾中;它很孤独,连知了这样的玩伴也没有,因为知了需要钻进土壤才能变成会叫的昆虫;缺少土壤,缺少玩伴,它当然也就缺少了快乐,它虽然有着和梧桐一样的叶子,但这些叶子每片都散发着中药浓浓的苦味。但,这棵树竟然在这样的条件下活了,而且还能让树叶长出来、落下地,真是太不正常了。

站在树的立场上,落叶总是伤心事。落叶是一个轮回的关闭,是一段情缘的切割,是一滴纺锤形的泪,是不由自主地松懈,一松懈,叶子就不再属于那棵树,那棵树也不再拥有那片叶,叶子将会掉下地,无声或有声。虽是掉在树根附近,但叶和

树的距离已是遥远到无限。

我是目击者,我看到了这场落叶,却一时无话可说。

这场落叶,始于夏,也止于夏——这是夏天极少有的现象。

我可以,将这场落叶当作风景来看么?

风景总是有点意思的,这场落叶的意思又是什么呢?

我回忆起这场落叶。虽然每片叶子都是一个独立的汉字,但它们落地时,自由任性,完全不顾排版规则,不用标点,不分段落,没有行间距,每个字我都认识,就是组不成句子,读不懂它的含意。

真想看风景,我应当避开心中的这堆落叶,去找一棵真实的大树,去看它的满头绿叶,看它树根下的灰色泥土,看两只七星的小瓢虫怎样在一片叶子上惊讶地邂逅,看晚霞怎样将霜白色的树皮染出红光。这才是风景,才是看,才有点意思。

可是,我没有躲避那堆落叶,因为躲不开,它堆在我的心中,就好像我无法躲开自己的双眼,躲开我的手和耳。让我躲不掉的还有那棵藏在暗处的大树。它已经制造了一场发生在夏天的庞大落叶,我已证明过,那是一场真实事件。我遇到了一棵生命力旺盛而且脾气古怪的大树,它竟然在夏天让叶子像暴雨一般掉在我的心里。许多叶子聚在一起就有了不可忽略的重量。我问自己,你能承受多重呢?不会多重的,我对自己的承受力向来没有什么信心。具有可行性的方案是,找,找到那棵隐秘之树,和它好好商量一下,能不能让叶子总是悬挂在树上。

纯粹 独白
chun cui du bai